

「非漢語」語言學之父—李方桂先生*

丁邦新

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香港科技大學

中國人在世界語言學界居於領導地位的有趙元任、李方桂兩先生。原來他們都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一九四八年同時當選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屆院士。一九二九年，趙先生到廣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時候，傅斯年所長介紹趙先生是漢語語言學之父；一九七〇年，李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講演，周法高先生介紹李先生是「非漢語」語言學之父。這兩個中國語言學界的最高榮銜獻予兩位最有成就的前輩大師，實在是最確當的事。這兩個榮銜所代表的只是他們最傑出的一面，其實、李先生對於漢語也同樣有深湛的研究與不朽的貢獻。

一、學術之路的歷程

李先生是山西昔陽人，一九〇二年出生在廣州。一九二一年，先生十九歲，考進清華學校就讀醫預科。一九二四年，以優異的成績赴美深造。同年秋季，進入密歇根大學。由於在醫預科攻讀拉丁文及德文，引發先生研究語言的濃厚興趣，於是改進語言學系，插班大三。兩年後畢業，取得語言學學士學位。隨即進入芝加哥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在當時人類語言學家 Edward Sapir 及結構語言學派的開山大師 Leonard Bloomfield 指導之下讀書，並研究美洲印第安語言。一年後取得碩士學位。第二年一九二八，就又獲得語言學博士學位。三年連得三個學位，在今天是不可能的事。

一九二九年，先生回國，才只二十七歲。立即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先生羅致，敦聘為該所研究員。當時在史語所的研究員還有趙元任，陳寅恪、李濟、羅常培等諸先生，都是三十年代最負盛名的學者。就是這一批學者把中國的史學、語言學、考古學帶上現代的人文科學之路，他們是現代學術的拓荒者。

* 這篇文章是改寫舊作，原來的文章發表在一九七四年出版的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七卷第八期，那時李先生還健在。後來李先生有一本書在 Bancroft Library 的 Reginal Oral History Office 出版，書名是 *Linguistics East and West: American Indian, Sino-Tibetan, and Thai*。那是一本自傳式的書，讀者可以參看。

一九二九之後的八年間，李先生從事漢語音韻學、漢語方言學、台語及古藏語的研究。從一九三四到一九三六，先生同時也參與翻譯高本漢氏《中國音韻學研究》的工作，該書的另兩位譯者是趙元任、羅常培兩先生。

一九三七年，先生應美國耶魯大學之聘任訪問教授兩年。此後五、六年間，先生陸續調查並研究非漢語。

一九四六年秋天，先生首途赴美，應哈佛大學之聘任中國語言學訪問教授兩年。一九四八年，又在耶魯大學訪問任教一年。一九四九年開始，轉往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任教，一直到一九六九年第一次退休。一九六九年秋天夏威夷大學語言學系禮聘先生任教，到一九七二年第二次退休。

李先生是一代大學者，四十多年以來著作等身。在以上簡單的介紹裡只能把先生在學術工作上的歷程作最扼要的敘述。其中筆者故意沒有提起先生的著作，因為對於一位博大精深在學術上有多方面貢獻的學者是無法從單線的說明裡介紹清楚的，以下分從幾方面來談先生的成就。

二、美洲印第安語研究

一九二六年，先生到芝加哥大學讀研究所時，人類語言學的鼻祖 Sapir 是先生的指導教授。Sapir 對於印第安語有濃厚的興趣。先生在課餘之暇做助理的工作，幫 Sapir 整理材料。一年之內，從整理的材料之中寫出先生的碩士論文 *A Study of Sarcee Verb Stems*（沙爾西語言動詞語幹的研究）。此文發表在一九三〇年，成為 Athabaskan 語言研究的里程碑。一九二七至二九年間，先生調查 Mattole, Chipewyan, Hare 等好幾個語言。這幾個語言跟 Sarcee 都屬於 Athabaskan 語族，其中 Mattole 語在加州西北部，先生用一個月所記錄的材料寫成他的博士論文 *Mattole, An Athabaskan Language*，這篇論文在一九三〇年由芝加哥大學印成專書。

關於 Chipewyan 的研究，先生前後發表了四篇論文，從一九三二到一九六四的三十年間一直在這方面有貢獻。在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第十本「北美洲」部分中，Michael Krauss 說到 Athabaskan 語族的研究，盛讚李先生在一九四六年發表的「Chipewyan」一文在目前仍是介紹 Athabaskan 語言結構的最好的一部經典之作。同時評論李先生在這一方面發表的比較性及歷史性的論文是根據 Sapir 的系統所完成的最詳細而周延的著作。

一九五二年先生曾經調查 Eyak 語，得到豐富的詞彙，完整的動詞詞型變化式以及若干語料。在一九五六年發表 *A Type of Noun Formation in Athabaskan and Eyak*（Athabaskan 及 Eyak 語中的一種名詞形成法）。Krauss 認為該文的貢獻在於第一次指出 Eyak 語在比較 Athabaskan 語言中所具有的特殊價值。

到一九七六年，先生還和 Ronald Scollon 合作，出版他以前記錄的 Chipewyan 的故事，提供完整的資料。

先生在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

1. *Mattole, An Athabaskan Language*. (專書)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0.
2. “A Study of Sarcee Verb Ste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IJAL)* 6: 3-27, 1930.
3. “A List of Chipewyan Stems”, *IJAL* 7: 122-151, 1932.
4. “Chipewyan Consonants”,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頁四二九—四六七，一九三三。
5. “Chipewyan”, in *Linguistic Structures of Native America*, 398-423, Viking Fund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No. 6, 1946.
6. “The Type of Noun Formation in Athabaskan and Eyak”, *IJAL* 22: 45-48, 1956.
7. “A Chipewyan Ethnological Text”, *IJAL* 30: 132-136, 1964.
8. “Some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Athabaskan”, *Canad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0: 129-134, 1965.
9. “How to make a canoe”, in *Cultural Shock*, ed. by P. K. Bock, 194-200. Reprinted from *IJAL* 30: 132-136, 1964.
10. Review of *Studies in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edited by Jesse Sawyer,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4: 936, 1972.
11. *Chipewyan Texts*. co-author Ronald Scollon.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七十一，450 頁，1976。

三、藏語研究

先生的藏文主要出之於自修，在哈佛上課時也曾學習藏文。早在一九三三年就發表 *Certain Phonetic Influences of the Tibetan Prefixes upon the Root Initials* (藏文前綴音對於聲母的影響)。該文主要討論古藏語中許多「詞頭」(前綴音或稱前加成分)對於字根聲母的影響，這些影響純粹是語音性的。由於加上詞頭後使字根的聲母發生變化，使人難以認清字根的語型，以致在比較研究上發生偏差，李先生所分析的字根用現在的術語來說就是「基底語式」(underlined form)。

先生在藏文方面重要的貢獻之一是一九五五年發表的關於「唐蕃會盟碑的研究」。這個碑記載的是唐穆宗長慶二年(西元八二二年)唐朝跟吐蕃(今之西藏)所訂的盟約。現在仍立在拉薩。碑的四面都有字：西側是漢藏兩種文字的條約全文；東側是吐蕃王可黎可足的詔告；北側是漢譯藏音參與會盟的吐蕃官員名錄；南側則是藏譯漢音唐朝官員名錄。

由於碑文的時代確定，該碑可說是漢藏合文文獻中罕見的非宗教性的檔案。對於漢藏對音、西藏歷史等都具有稀有的價值。這塊碑文在先生之前已經有許多學者研究過，羅常培先生在專書「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就有一節專門討論碑文中

漢藏官人名的對音。

李先生的研究是全面性的。一方面詳辨碑文拓本上看得見的文字；一方面根據藏文文義把日久殘泐的古藏文設法復原，全部用羅馬字拼寫出來，並加以翻譯及注解。辨認固然不易，復原殘字更是一項極為困難的工作。先生的研究跟其他學者的不同處在一百條以上。當時 H.E. Richardson 討論唐蕃會盟碑的專書已在一九四九年出版。但是《通報》仍然刊載李先生的文章，主要即由於先生的工作超越他人處甚多。

碑文的對音部分對於研究九世紀的藏語及漢語音韻都有相當的價值。例如：一位吐蕃官員名叫 Khri bzer lha mthong，漢譯為「綺立熱貪通」，可以證明古藏語的詞頭 b、m 等都要發音，跟現代藏語方言中完全消失的情形不同，因為漢字用中古音收 p 尾的「立」字對藏文前一字的 ri 加上後一字的詞頭 b；又用收 m 尾的「貪」字對譯藏文前一字的 lha 加上後一字的詞頭 m。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漢語「熱」字的讀音跟藏語 zer 很相似。李先生後來在研究漢語音韻時常常引用這些漢藏對音來解釋一些語音現象。

在藏語研究方面，先生的另一篇大作是研究敦煌發現的一卷漢藏詞彙。那是玄奘所譯瑜珈師地論中若干詞彙的藏文對譯。藏文部分則係取自自己佚的一種同一經典的藏文本。先生的文章把漢文部分找出每一詞彙在原文的上下文；藏文部分完全用羅馬字譯寫，並用另一種現存的版本找出藏文詞彙的上下文。文後並按藏文字母的次序編列索引，工作極其詳密。

一九八七年，先生和 South Coblin 合作出版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給所有藏文的碑文作一個總結報告，這本書是這方面研究的集大成的著作。序言部分則是由 Coblin 執筆。

其次，李先生也注意西藏的歷史人物，考證過吐蕃的三位大臣「鉢擊逋」、「馬重英」及「祿東贊」。同時也從一些詞彙現象討論藏語的連音變化問題，都是很有啓發性的看法。

先生在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

1. "Certain Phonetic Influences of the Tibetan Prefixes upon the Root Initials",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簡稱《史語所集刊》) 第四本, 頁一三五—一五七, 一九三二。
2. 「鉢擊逋考」, 史語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下冊, 頁四四三—四四六, 一九五二。
3. "The Tibetan Inscription of the Sino-Tibetan Treaty of 821-822", *T'oung Pao* 44: 1-99, 1955.
4. 「馬重英考」, 《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七期, 頁一一八, 一九五五。
5. "Notes on Tibetan Sog", *Central Asian Journal*, 3: 139-142, 1957.
6. "Tibetan Glo-ba-'dring", in *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

55-59, 1959.

7. "A Sino-Tibetan Glossary from Tun-huang", *T'oung Pao* 49, No. 4-5: 233-356, 1963.
8. "The Chinese Transcription of Tibetan Consonant Clusters". 《史語所集刊》第五十本第二分，231-240，1979。
9. "A Problem in the Sino-Tibetan Treaty Inscription". *Acta Orientalia* 34(1-3): 121-124, 1981.
10. 〈吐蕃大相祿東贊考〉，《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考古組：369-378，1981。
11. "Notes on Stag Sgra Klu Khong". *Contributions on Tibetan Language, History and Culture*, ed. by Ernest Steinkellner and Helmut Tauscher. Wien. 175-181, 1983.
12.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co-author W. South Coblin, Spe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No. 91, 1987.

四、侗台語研究

侗語是指貴州東南部的四種方言。台語並不是泰語，泰語是指現在的泰國話，只是台語的一小支。台語所包括的區域相當廣，泰國、寮國、越南北部、緬甸東部，以及中國的西南部都是台語區。

李先生在侗台語的研究方面付出了最多的精力，如果我們推許他是國際侗台語語言學界的第一人也不為過。一九三三年開始學習暹羅話，一九三五年先生就從事侗台語的調查及研究工作，現在按手邊的材料把先生早年調查的侗台語方言作一個小統計：

時間	地點	語言及方言
一九三五—一六	廣西	天保土語、龍州土語、武鳴土語、西林、田州、百色、凌雲、遷江、柳州、中渡、永淳等地的僮語
一九三六—一七	雲南	擺夷話、整董傣仂語
一九三九	雲南	剝隘土語(仲家話)
一九四一	雲南、貴州	台語方言、羊黃話、獨山土語
一九四二	貴州	水家話、莫家話

先生的足跡踏遍中國的西南部，親手調查的侗台方言至少在二十種以上。

先生在侗台語方面的研究是以描述性的研究為基礎，再建造比較及歷史研究的樓臺。除去親手調查的二十種以上的方言以外，先生參考或引用他人研究的方言材料至少也接近二十種。以三、四十種方言為基礎，是何等堅實的基礎，所以先生的樓臺也建造得比他人的巍峨。

早在一九四〇、一九四一、一九四三連續完成三本專著：《龍州土語》、《武

鳴土語》及《莫話記略》。其中《武鳴土語》在一九四一年送往香港付印，原稿在日本侵港期中遺失，後來重新校訂，延遲到一九五六年才正式出版。另外描述性的論文前後有十幾篇。先生根據豐富的材料、比較異同，從音韻特點、語彙分布及某些語彙中語音演變上的特殊現象把台語分成三支：北支包括（一）武鳴；（二）（1）遷江，（2）冊亨、凌雲、西林、田州，（3）剝隘。中支包括（一）（1）白泰一，（2）土、儂、龍州；（二）天保；（三）永淳。西南支包括（一）（1）泰語、寮語，（2）黑泰；（二）（1）傣仂、白泰二，（2）揮，（3）阿函。侗語方言比較簡單，包括四個小方言：侗家話、水家話、莫家話及羊黃話。

在古台語的擬測方面，先生在一九四三年提出擬測一套帶喉塞音的聲母ʔb、ʔd、ʔj的建議、認為它們跟喉塞音聲母一樣對於聲調有相同的影響。一九五四年，為古台語擬測一整套複輔音聲母，如 pl-、pr-、tl-、tr-等。又在一九六二年，根據現代各種台語聲母及聲調的關係，推定古台語的聲母分成一清一濁兩類，四個聲調演變為後來的八調。改正早年法國人馬伯樂（H. Maspero）台語聲母分三類的舊說。這些見解對於古台語的擬測都是極重要的貢獻，直接影響到如何解釋現代各台語方言分歧現象的問題，同時也從這些方面提供台語方言分類的依據。更進一步，對於漢語與侗台語的關係以及漢藏語族各語言間的親疏問題都發生重大影響。例如古漢語的聲母主要也分為一清一濁兩類，聲調也是四種。

其中關於古台語複聲母的問題有一個有趣的掌故：李先生在一九五四年 *Language* 雜誌上發表 *Consonant clusters in Tai*（台語中的複輔音），其中擬測了 tl-、tr-、thl-、thr-等好幾個舌尖複聲母。法國人 A. G. Haudricourt 批評先生的擬測毫無根據。因為這些複輔音聲母在當時已知的方言中都不存在，李先生的擬測完全是從相關現象推測而來，別人儘可反對。有趣的是在李先生這篇文章發表後，Haudricourt 本人調查泰國東北部的一個 Saek 方言（石家話）時，竟然發現這個方言中確實有 tl-、tr-等複聲母的存在。後來另一位學者 W.J. Gedney 更發現 Saek 方言也有 thl-及 thr-。從這一件事我們可以看出李先生以卓越的眼光及詳密的分析兩者配合而獲得的成就。在一九七七年，先生完成他的集大成的著作《比較台語手冊》。在這本書裡，先生提出對古台語的擬測系統。以現代泰國的標準語 Siamese 作為西南支的代表、龍州土語作為中支的代表、以及剝隘語作為北支的代表。再加上幾十種其他方言作為輔助材料，全面的把古台語的聲調、聲母及韻母擬測出來、這是先生五十年研究的成果。是台語語言學界的一大盛事，也是漢藏語言學方面極重要的典籍之一。

先生在侗台語方面的重要著作有：

1. 《龍州土語》、史語所單刊甲種之十六、一九四〇。
2. 《莫話記略》、史語所單刊甲種之二十、一九四三。
3. 《武鳴土語》、史語所單刊甲種之十九、一九五六。
4. “The Hypothesis of a Pre-glottalized Series of Consonants in Primitive Tai”, 《史語所集刊》第十一本、頁一七七—一八八、一九四三。
5. “The Distribution of Initials and Tones in the Sui Language” *Language* 24:

- 160-167, 1948.
6. “Consonant Clusters in Tai”, *Language* 30: 368-379, 1954.
 7. “Classification by Vocabulary: Tai Dialects”,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 2: 15-21, 1959.
 8. 〈台語聲母及聲調的關係〉，《史語所集刊》第三十四本上冊，頁三一—三六、一九六二。
 9. “The Tai and Kam-Sui Languages”, *Lingua* 14: 148-179, 1965.
 10. “Notes on the T'en (Yanghuang) Language Part 1: Introduction and Phonology”，《史語所集刊》三十六本下冊，頁四一九—四二六、一九六六。part 2, Texts, 三十七本上冊，頁一—四五，一九六七。
 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nes and Initials in Tai”. *Studies in Comparative Austroasiatic Linguistics*, ed. By Norman H. Zide, 82-88, 1966.
 12. “Speech Tone and Melody in Wu-ming Folk Songs”. co-author Lindy L. Mark, in *Essays offered to G. H. Luce*, ed. By Ba. Shin, J. Boisselier, and A. B. Griswold. Vol. 1. 167-186, 1966.
 13. “Tai Dialectology”. In *Zeitschrift für Mundartforschung*, Beihefte, Neue Folge, nr. 4, II. 534-537, 1968.
 14. “Notes on the T'en or Yanghuang Language: Glossary”, 《史語所集刊》第四十本上冊，397-503, 1968。
 15. “Some Tonal Irregularities in the Tai Languages”. *Studies in General and Oriental Linguistics*, ed. by R. Jakobson and Shigeo Kawamoto. Tokyo. 415-422, 1970.
 16. 〈天保土歌—附音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三十期，1-21，1970。
 17. “On Siamese jaai”. 《史語所集刊》第四十二本第三分，337-340，1971。
 18. “The Final Stops in Tushan”. 《史語所集刊》第四十三本第二分，195-200，1971。
 19. “Some Dental Clusters in Tai”.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6.2: 334-339，1973.
 20. “Some Words for Tai Dialectology”. *Studies in Tai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William J. Gedney*, ed. by Jimmy G. Harris and James R. Chamberlain. Bangkok: Central Institute of English Language, 1975.
 21. “Sino-Tai”, *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 ed. by Mantaro J. Hashimoto, 3: 39-48, 1976.
 22. 《水話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七十三，285 頁，1977。
 23.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389 pp, 1977.

24. 〈石家話的聲調〉，《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第二集，1-8, 1978.
25. “A Syntactic Change in Thai”, *Trends in Linguistics/Studies and Monographs*, ed. by Werner Winter, 9: 141-5. Linguistic and Literary Studies in Honor of Archibald A. Hill, Vol. III., 1978.
26. “Proto Tai *kh and *x”, *Chinese-Western Encounter: Studies in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Festschrift for Franz Giet, SVD on the Occasion of his 85th Birthday 57-60. Taipei: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Publications, 1987.

五、漢語研究

李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初到史語所的時候，對於漢語語言學並沒有深刻的認識。那時國內對於漢語音韻學及方言學的研究正在起步，反而是外國人的研究已經有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及西門華德（Walter Simon）的著作。先生當時所有的只是胸中整套的語言學理論及調查並分析印第安語的實際經驗。這些經驗與理論使先生具有敏銳的識力，能一眼發現問題之所在，並從極複雜的材料裏條分縷析，整理出確不可移的證據來解決這些問題。

先生在所裏的頭兩年埋首披閱明清兩代諸音韻學大師以及高本漢、西門華德等人的著作。在一九三一年就發表了他討論古漢語音韻的第一篇文章：「切韻 â 的來源」。這篇文章實在是體大思精，當時極受趙元任先生的讚許，認為是國人第一篇科學性的音韻學論文。現在事隔四十年，對於擬音的內容李先生自己已有不少的更改，但是切韻 â 的兩個來源仍然是確切無疑。然後在一九三二及一九三五又連續發表兩篇論上古韻部的文章，跟高本漢互相辯論。高氏後來在他的兩篇文章〈詩經研究〉（*Shi' King Researches*）及〈漢語詞類〉（*Word Families in Chinese*）裏反覆辨駁，但也接受好些李先生的意見。尤其有些關於古音「之」部的擬音，兩人的看法不謀而合。從他們彼此論難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一門學問進展的軌迹，以及這些開闢草萊的大師們的風貌，尤其他們接受別人意見時的雅量以及辨駁別人意見時的謹嚴都值得我們效法。

在一九四五年，先生發表有名的 *Some Old Chinese Loan Words in the Tai Languages*（台語中的一些古漢語借字），討論漢語中特有的「地支」借到各台語方言中的情形，從聲母、韻母、聲調等各方面提出許多有啓發性的現象。例如漢台語聲調系統的接近；若干聲母的特殊對當；漢語陰聲字尾-d、-g 失落時代的不同等。

李先生在調查台語之外，同時也從事一部分漢語方言調查的工作。如一九二九年調查海南島瓊崖方言，第一次發現漢語中有吸氣音的存在。一九三五年調查江西方言等。在一九三七年的英文中國年鑑上，先生有一篇文章介紹中國的語言，在一九七三年出的第一期「中國語言學報」（*Th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上又重印這篇文章，編者並加註說明：「從一九三七以來，李先生的

這篇文章一直被認為是討論中國方言的標準參考論文。雖然在過去的三十年裏，對於好些個別的方言我們具有比較詳細的了解，但李先生涵蓋性的輪廓在實質上仍然是正確而有用的。」

從一九四六以後，差不多有二十年先生沒有再發表漢語古音方面的論文。但是先生在美國各大學，尤其在華盛頓大學，每年都以新的不同的內容講解中國音韻學。這些一年一年的新內容也就是先生在中國音韻學方面一年一年研究的精華。精華的累積成爲一九七一年在清華學報上發表的「上古音研究」。這是一篇劃時代的著作。從高本漢的研究及董同龢先生「上古音韻表稿」之後，先生第一次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上古音系統。李先生系統裡最大的特點就是只有四個元音 i、u、ə、a 和兩個介音 r、j，沒有合口的介音 u 或 w，就能解釋上古音中複雜的現象。大體上說來，雖然其中仍有許多枝節問題未能討論，仍有許多假設須要更多的材料來證實，無論如何，這篇文章的影響是鉅大而深遠的。

先生在這方面主要的著作有：

1. 〈切韻 â 的來源〉，史語所集刊第三本，頁一一三八，一九三一。
2. “Ancient Chinese -ung, -uk, uong, -uok, etc. in Archaic Chinese”《史語所集刊》第三本，頁三七五—四一四，一九三二。
3. “Archaic Chinese -iwəng, -iwək, -iwəg”，《史語所集刊》第五本，頁六五一—七四，一九三五。
4. “Language”, *Chinese Year Book*, 43-51, 1937.
5. “The Zero Initial and the Zero Syllabic” *Language* 42: 300-302, 1966.
6. 〈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九卷第一二期合刊，頁一一六一、一九七一。G. L. Mattos 譯爲英文，見於 *Monumenta Serica* 31: 219-287, 1974-75。
7. “The Development of Archaic Chinese *ə”，*Languages et Techniques, Nature et Société* 1, ed. by J. M. C. Thomas and L. Bernot. Paris. 157-163, 1972.
8. 〈幾個上古聲母問題〉，《總統 蔣公逝世週年紀念論文集》，中央研究院 1143-1150，1976。
9. “Archaic Chinese”,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ed. by David N. Keightley. 393-40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10. 〈論開合口—古音研究之一〉，《史語所集刊》第五十五本第一分，1-7，1984。
11. 〈論聲韻結合—古音研究之二〉，《史語所集刊》第五十六本第一分，1-4，1985。

六、其他研究

一九五五年先生曾經調查日月潭的邵族語言，後來發表〈Notes on the Thao

Language) (邵語記略)。這是繼日本人高山族語言調查之後，國人用現代語言學方法所寫的第一篇研究高山族語言的論文，這又是一塊新拓的荒地。後來董同龢先生在這一方向的辛勤工作不能不說是受了李先生的影響。

另外，先生有若干篇重要的書評散見於美國各大語言學雜誌，所評介的範圍極為廣泛，例如：K.L. Pike 的 *Tone Language*，W.A.C.H. Dobson 的 *Early Archaic Chinese* 都在評介之列，在此不詳細介紹。

先生很少寫通論一類的文章，在一九五一年國學季刊上發表了一篇講演詞，那是一九三九年先生三十七歲時在國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所講的，題目是〈藏漢系語言研究法〉。這篇講演離現在已有三十五年，但其中先生的意見在今天仍然值得我們細讀，先生的建議仍然有待實行。

一九七七年，先生在美國語言學會舉辦的暑期語言學研究所任 Herman Collitz 講座，公開講演的題目是 *Laryngeal Features and Tone Development* (喉音成分與聲調發展)，後來在《史語所集刊》發表。這篇文章從比較的角度討論聲母和聲調的關係，指出在送氣、清濁之外，聲門的開閉對聲調的影響最大。

七、做學問的態度及影響

中國人研究漢語的音韻及方言由來已久，切韻根本是一部漢語的音節字典，揚雄的方言更是漢代方言詞彙的實錄。音韻學方面，從宋人吳棫、明人陳第、以至清代諸大師使這一門學問有極可觀的成就；方言方面則有章太炎氏的新方言。這些研究嚴格說來只是語文學 (Philology) 的研究，不是語言學 (Linguistics) 的研究。語言學科學研究的理論及方法無可諱言的是來自西方。把西方的理論及方法跟中國原有的研究結合在一起成爲「中國語言學」的開路人就是瑞典人高本漢、中國人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及林語堂等諸先生。

李先生除去研究印第安語以外，台語、藏語、無一不與漢語有密切的關聯，我們可以說先生的主要貢獻，在於對漢藏語族的研究。先生爲學的態度謹嚴；教學的態度極其熱誠，工作更是認真，專心致志，恒久不輟。

先生常說，有些問題放在腦筋裡，隔些時候也許觸類旁通。有些文章寫好以後稍微擱一擱，不要急著發表。這種謹嚴的態度給人很大的啓示；要使作品有經久的學術價值，必須要經過深思熟慮，匆忙的廚師總做不出色、香、味俱佳的菜，董同龢先師以前就曾經說過：「我的文章裡面謹嚴的說法是李先生的訓練，不該推論的地方就不說話」。

我們可以說，這幾十年來研究語言學的中國學者都或多或少受到李先生的影響，著名的如董同龢、周法高、張琨等諸先生無一不是向李先生請益過的。不僅中國學者如此，其他如美國的研究漢藏語的學者許多人都在書文的序或腳注式的謝啓裡謝謝李先生的指導。著名的如 Nicholas Bodman, Hugh Stimson 等人。從這裡我們可以見到先生對於語言學界的影響。

一九七二年，密歇根大學頒贈先生以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密大是先生在四十

多年前初到美國時就讀的學校。這一項榮譽代表美國語言學界對先生的崇敬。現在把頒贈榮譽學位當天的程序單上對先生的介紹詞引錄並翻譯如下。

FANG KUEI LI, Bachelor of Arts in the Class of 1926; Professor of Linguis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After compiling a superior undergraduate record at Michigan, Professor Li attained an early distinction in Amercian-Indian linguistics—an interest of his graduate teacher, the late great Edward Sapir. He subsequently extended his ample purview to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of Chinese, to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to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Tai language family. His exact and far-ranging field work, his firm and yet subtle analyses, and his lucid exposition have established his absolute primacy in particular fields of language study and have served as a model and example for linguists generally. Because his scholarly dedication has been selfless, finally, he has been singularly open and generous throughout his career, so that both his peers and his junior associates love him as well as admire hi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xpresses its own admiration and affection for Professor Li as it tenders him the degree Doctor of Letter.

「李方桂，一九二六年班文學士，夏威夷大學語言學教授。

李教授在密歇根以優異的成績自大學部畢業後，早年即以研究美洲印第安語言學卓著聲名。這一門學問是他研究所時的導師偉大的愛德華·薩皮爾的志趣。其後，李教授將他寬濶的視野擴展至漢語歷史音韻學、漢藏語言、以及台語的比較及歷史研究。他的精確而範圍廣泛的田野工作，可靠而精細的分析，以及透徹的詮釋在各別的語言研究裡為他建立起絕對的第一流的地位；同時也普遍地成為語言學者們的範例。由於他學術性的貢獻是無私的，而且他在學術工作的歷程裡特別開展而寬宏，所以無論他的同輩或年輕的助理們都愛戴他也崇敬他。

密歇根大學頒贈李教授以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來表示它自己的愛戴與崇敬。」

一九八五年泰國朱拉隆功大學為表揚李先生對台語研究的傑出貢獻，由泰王的姊姊親自頒授榮譽獎牌。現在把讚辭的英文引錄如下，並引用馬逢華教授的翻譯作為本文的結束。

Professor Fang-kuei Li is a prominent scholar whose works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have been widely recognized. Although his scholarly works cover American-Indian, Chinese and Tai linguistics,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during an academic career covering a span of 50 years, his principal dedication has been to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Tai. Hi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field. The Faculty of Arts with the approval of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therefore, deems it an honor to commend his academic excellence.

Professor Li received his early education in China. His training in linguistics, however, was carried out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obtaining his Ph.D., Professor

Fang-kuei Li concentrated his efforts on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Tai. His famous articles such as “The Hypothesis of a Pre-glottalized Series of Consonants in Primitive Tai”, “Notes on the Mak Language”, “Initial and Tonal Development in the Tai Dialects” and his highly significant book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are significant steps not only in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about Proto-Tai and the Tai languages but also in demonstrat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ai language and other related language groups that had eluded other scholars of Tai.

Professor Li has set an outstanding example in his unceasing pursuit of knowledge. He has mastered Standard Thai to the degree that he can use it in his Comparative Tai research. In addition, Professor Li is well-known for the accuracy and precision of his work. His concise articles reflect his organized way of thinking and working and also his ability to focus on the significant points.

Professor Li is broadminded as well. In spite of his expertise in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Tai linguistics, he always respects scholars who may have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Never has he rejected ideas that differ from his own. Instead of presenting a counter-argument, he is more likely to admit that a conflicting idea is possible based on the evidence presented. Professor Li is also known to his fellow linguists as well as to students for his willingness to share his knowledge and to give academic assistance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Tai. To cite one example, every time he visits Thailand, he gives lectures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Tai and makes himself available to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field.

In recognition of Professor Fang-kuei Li's academic dedication and hi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Tai, the Faculty of Arts of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takes pride in presenting him this plaque of honor.

「著名學者李方桂教授在比較語言學及歷史語言學方面之貢獻，久為世所共仰。先生學術研究之範圍雖然包括美洲印第安語、漢語、以及台語，但是無可諱言，在其前後五十年的學術事業中，先生之心血，主要是致力於比較台語一科。先生之卓越成就，對於此一學科之建立與發展，極關重要。文學院謹承朱拉隆功大學之命，對於先生之學術造詣，敬致褒揚。

李教授早年在中國入學受教。他在語言學方面的訓練，則於美國修習。完成博士學位以後，李教授潛心致力於歷史及比較台語之研究。先生之著名論文如：〈古台語聲母前喉塞音之擬測〉(“The Hypothesis of a Pre-glottalized Series of Consonants in Primitive Tai”)《莫話記略》(“Notes on the Mak Language”)、〈台語聲母及聲調的關係〉(“Initial and Tonal Development in the Tai Dialects”)，以及極為重要之鉅著《台語比較研究手冊》(*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一書，不僅奠定吾人對於原始台語及台系語言知識之基礎，並且演證台語與其他有關語系之關係。凡此種種，均為發其他台語學者之所未發。

李教授好學不倦，樹立了吾儕追求知識之典範。先生精通標準泰語，已可以

之應用於他對比較台語之研究工作。李教授並以寫作精確認真，一絲不苟，見稱於學術界。其短篇論文，則反映先生有組織的思考與工作方式，和他提綱扼要，擒賊擒王的功力。

李教授治學一本大公，毫無偏見，先生雖然對於歷史及比較台語極為精通，但是對於觀點不同之其他學者，一向均甚尊重。先生從不排斥異見，甚至不作反辯，往往承認同一證據可能推演出不同之意見。至於李教授之樂於與同儕分享他淵博的學識，以及在研究工作上之樂於助人，則更為同業所稱道。先生每次蒞泰，輒作學術演講，並且樂於會見語言學界同人，即為一例。

茲為表揚李方桂教授對於學術之潛心致力，及其在比較台語方面之卓越貢獻，朱拉隆功大學謹此致贈榮譽獎牌，並且深以為傲。」